



春秋貫玉卷四下

邢

侯爵姬姓周公之第四子受封於邢其地在廣平襄國縣後遷夷儀

長平西

齊人救邢

閔公元年

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

狼不可厭也

貪如豺狼不可厭足

諸夏親暱不可棄也

中夏皆親近不可不救

宴安酖毒不可懷也

不與兵詩為宴安

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

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

○

僖公元年齊師

桓宋師桓曹師昭次于聶北救邢邢人潰諸侯

緩不及救故為狄所滅而潰出奔師奔次聶北之師師遂逐狄人

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夏邢遷於夷儀

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灾討罪禮

也

衛侯燬滅邢曲禮諸侯不生名滅同姓名

僖十八年冬邢人狄人伐衛圍菟圃衛侯文公以國

讓其父兄子弟及朝眾曰苟能治之燬請從

焉眾不可而後師于訾婁狄師還十九年秋

衛人伐邢以報菟圃之役於是衛大旱卜有

事于山川不吉甯莊子即甯速武于父曰昔周饑克

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

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衛人將伐

邢禮至曰禮至衛臣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

昆弟仕焉乃往得仕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邢

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殺之正月丙午

衛侯燬滅邢邢同姓也故名

曹

姬姓伯爵出自文王子叔振鐸武王克商封之曹其地禹貢兗州雷夏荷澤之野是也傳十二世桓公終生三十五年入春秋後傳至伯陽為宋滅

射姑來朝

曹羈出奔陳

曹伯襄復歸于曹

桓公九年

冬曹伯

桓公終生也

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時朝

伯有疾使其世子攝行朝禮於魯然當施於天子而不當施於諸侯○射音亦

賓之

以上卿禮也

周官典命凡諸侯之嫡子誓於天子而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

一等其賓之皆以上卿之禮

享曹太子初獻樂奏而嘆施

父曰

施父魯惠公子為魯大夫

曹太子其有憂乎非歎所

也

十年春曹伯終生卒

○莊公二十四年

冬我侵曹曹羈出奔

陳○公羊子曰曹無大夫此何以書賢也

小國

大夫位卑不書名氏略而書人故曰無大夫

何賢乎曹羈戎將侵

曹曹羈諫曰戎眾以無義君請勿自敵也曹

伯曰不可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為君

臣之義

○僖二十八年

晉侯

文公有疾曹伯

曹共公名襄

之豎侯孺豎掌通內外者貨筮史以貨賂晉筮史之官

使曰以曹為解時晉文方執曹伯故侯齊桓

公為會而封異姓封邢今君為會而滅同姓

指執曹伯之事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

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

而不與偕復非信也既私許復曹衛矣時衛侯已復國而曹伯猶見

執故云不與偕復同罪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

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

復曹伯曹伯襄復歸于曹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子臧之節

成公十三年晉會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

師敗績曹宣公卒于師曹宣公名廬時從諸侯會晉師伐秦故卒

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負芻宣公庶子使公子

欣時逆曹伯之喪欣時亦宣公庶子即秋負子臧又名公子喜時

芻殺其大子而自立殺宣公適子諸侯請討之晉

人以其役之勞請侯他年冬葬曹宣公既葬

子臧將亡

將出

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

成

即負

告罪且請焉

請留

乃反而致其邑

子臧

曹國而致其私邑

十五年春晉侯

厲

會諸侯

于戚討曹成公也執曹伯歸于京師諸侯將

見子臧于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

聖達節

達通變

次守節

守一定

下失節為君

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

十六

年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國人

曰若之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

國社稷之鎮公子

指子臧

是大泯曹也先君

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

春秋時

有篡弑之罪侯伯已與之會則不復致討前

晉厲公會諸侯于戚曹伯在列盟畢乃執之

故曹人以爲無罪然此乃春秋亂世之禮非先王之制也君唯不遺德刑

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曹人

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

曹伯歸自京師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

仕不出 ○公羊子曰公子喜時者仁人也內平其國而待之外治諸侯師而免之其言自京師何言甚易也

公孫會自鄆出奔宋

昭公二十二年 夏曹公孫會自鄆出奔宋 公孫會子臧之子鄆

其食邑也 ○公羊子曰奔未有言自者此其

言自何畔也畔則曷為不言其畔為公子喜

時之後諱也 喜時即子臧 君子之美善也長惡惡

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為之諱也

蔡

姬姓侯爵出自周文王第五子叔度武王克商封於蔡武王崩成王少與管叔挾紂子武庚以叛周公誅管叔而放蔡叔既死其子蔡仲率德改行復封于蔡傳十世宣公二十八年入春秋至昭侯服役于楚徙州來後成侯十年獲麟又傳三世楚惠王滅之

蔡季自陳歸于蔡

桓公十七年 六月丁丑蔡桓侯 名封 卒蔡人召蔡

季于陳

季字也蔡季蔡侯之弟

秋蔡季自陳歸于蔡蔡

人嘉之也

蔡侯封人無子蔡季次當立封人欲立獻舞而疾季季避之陳封人

卒乃歸奔喪無怨心故賢而字之○按蔡季獻舞皆桓侯之弟

荆敗蔡師于莘

息媯

莊公十年

蔡哀侯

獻舞

娶于陳息侯亦娶焉

息國名在汝南

新息縣

息媯將歸

息媯陳女歸息侯者

過蔡蔡侯曰吾姨

也

妻之姊姊曰媯

止而見之弗賓

不禮敬也

息侯聞之怒

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

子從之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師獻舞

歸○穀梁子曰荆者楚也何為謂之荆狄之

也何為狄之聖人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叛

故曰荆狄之也

莊十四年

蔡哀侯為莘故繩息

媯以語楚子

繩稱譽也欲動楚子之心使滅息

楚子如息以

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焉

未言

未與王言

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

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

伐蔡以為滅息者乃蔡侯之故也遂伐蔡欲以悅息媯秋七月楚入

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

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乎

言惡易長而難滅

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襄公二十八年蔡侯景侯固也歸自晉夏朝于晉平公為宋之盟入于

鄭鄭伯簡公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

日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廷勞于東門之外往

至晉時使子展廷勞

而傲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

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

為已心將得死乎必不得其死若不免必由其子

其為君也淫而不父通大子班之妻僑聞之如是者

恒有子禍○蔡景侯為大子般般音班娶于楚

通焉大子弑景侯般弑父自立是為靈侯○昭公十年景

王周天子問於萇弘萇弘周大夫曰今茲諸侯何實

吉何實凶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弑其君之歲

也歲在豕韋

豕韋即姬訾襄三十年歲星在豕韋般弒君今亦如之

弗

過此矣楚將有之然壅也

蔡近楚故知楚將有之然楚無德而

享大利所以壅積其惡

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

楚靈王弒立之歲歲在大梁到昭十三年歲復在大梁美惡周必復故知楚凶

楚子

在申

楚邑

召蔡靈侯

即般

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

貪而無信唯蔡於感

蔡近楚之大國故楚常恨其不服○感音憾

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

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

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棄

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

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

謂弒父而自立

而不能

其民

不能施德

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何故不克

然盼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

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

襄八年楚王奉陳犬子偃師子孫吳討陳滅為縣事見陳

今又誘蔡而殺

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

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以隕其身

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故伐而克之楚小位下而

亟暴於二王亟數也再為暴虐能無咎乎天之假助

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

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是

以無拯不可沒振金木水火土五者為物用久則必有敝盡盡則棄捐

故言無拯拯猶救助也不可沒振猶沒不可復振楚師在蔡晉荀吳

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

親物事也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為盟主而不

恤亡國將焉用之秋諸侯會于厥憇謀救蔡

也不書救蔡不果救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

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德天將棄

蔡以壅楚盈而罰之盈楚惡蔡必亡矣且喪君

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

復王惡周矣元年楚子弒君而立歲在大梁後三年歲是周復於大梁晉

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狐父晉大夫冬十一月

楚子滅蔡用隱大子于岡山

用者用以為牲也隱大子蔡靈

侯之犬子蔡侯廬之父

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

五牲牛羊犬豕雞也不相用者祭其本神不用本物也

况用諸侯乎王

必悔之

悔為暴虐

○昭十

三年

隱大子之子廬歸於蔡

禮也

時楚靈王虔被弑于乾谿楚平王棄疾新立復封蔡故廬得復國

冬十

月葬蔡靈侯○穀梁子曰變之不葬有三失

德不葬

無道君

弑君不葬

不討賊如無臣子

滅國不葬

無臣子

然且葬之不與楚滅且成諸侯之事也

蔡靈侯弑逆無道以至身死國滅不宜書葬書葬者不令夷狄加乎中國且成諸侯與滅

繼絕之善

蔡朝吳出奔鄭

昭十

五年 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

費無極楚之讒人也

朝吳故蔡大夫有功於楚平王無極恐其有寵疾害之

欲去之乃謂之

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

位辱也

年長位卑為辱

必求之吾助子請

請求又謂

其上之人

蔡人在上位者

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

三子莫之知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
 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
 余唯信吳故實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
 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非不欲然而前
 知其為人之異也言其多吳在蔡蔡必速飛
 去吳所以翦其翼也以鳥喻也言吳在蔡必能使蔡速強而背楚

楚子圍蔡

哀公元年春楚子圍蔡楚子昭王也定公四年蔡侯從吳王闔廬敗楚師于

柏舉吳入郢至是楚昭復國以兵圍蔡報怨也報柏舉也里而栽栽設

版築為圍壘周版築為圍壘周廣丈高倍壘厚一丈高二丈夫屯晝

夜九日夫猶兵也壘未成故如子西之素子西

本計為壘蔡人男女以辨辨別也男女各使

疆于江汝之間而還楚欲使蔡徙國在江水

自安也蔡權聽蔡於是乎請遷於吳楚既還

命故楚師還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

畢入衆知之元年蔡請遷于吳蔡侯告大夫

春秋左傳卷四

十一

錢退

殺公子駟以說

殺駟以說吳言不時遷駟之為

哭而遷墓

將遷

與先君辭故哭

冬蔡遷于州來

吳

姬姓子爵出自太王長子大伯與弟仲雍避少弟季歷去之荆蠻號曰勾吳端委以治周禮荆蠻義之歸者千餘家立以為君大伯卒無子仲雍嗣立斷髮文身不通中華曾孫周章之世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已君吳矣從而封之為吳子又別封周章弟虞仲于虞城周章十三世孫句卑之世晉獻滅虞句卑卒子去齊立去齊卒子壽夢立吳始大稱王成七年始見春秋後至夫差為越所滅

越

姒姓出自夏后氏苗裔少康之庶子封於會稽以奉禹祀文身斷髮自號於越於越者夷言發聲也其地越州城是也不與中國通後二十餘世允常魯定公五年始伐吳允常卒子勾踐立是為越王越王元年定十四年也哀二十二年勾踐滅吳霸中國後七世至王無疆為楚威破殺之越以此潰散諸族子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服朝于楚後七世至閩君搖佐諸侯平秦

季札附子臧之節

襄公十二年

秋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

臨眾哭也

周廟周文王廟周公出自文王故魯立廟祀之

凡諸侯之喪異姓臨

於外於城外同姓於宗廟同姓臨於所出同

宗於祖廟同大宗姓同族於禰廟同族謂同

禰父廟也是故魯為諸姬臨於周廟為邢凡蔣茅

昨祭臨於周公之廟六國皆周公○襄十年吳

子諸樊既除喪諸樊壽夢之長子將立季札季札諸樊之弟

壽夢之季子也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

人不義曹君曹君即成公負芻諸侯與曹將

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君子

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言諸樊為先君之誰敢

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于子臧

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襄

十五年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

前年楚以舟師掠吳境門于巢巢小國名吳子伐楚過巢之國門巢牛

臣曰牛臣巢國之臣也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

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疆場得

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墻以射之卒○

穀梁子曰古者大國過小邑小邑必飾城而

請罪飾城者脩守備請罪禮也吳子諸樊伐

楚至巢入其門門人射吳子有矢創反舍而

卒古者雖有文事必有武備非巢之不飾城

而請罪非吳子之自輕也非責也○襄二十九年吳

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閭使守舟吳子餘祭觀

舟餘祭諸樊之弟壽夢之次子也閭以刀弑

之弟夷昧立

吳子使札來聘

餘祭使之也餘祭既遣札聘上國而後被弑札

以六月到魯未聞喪也

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

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

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

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不慎舉謂用人不擇也後昭四年果有豎

牛之禍請觀於周樂魯以周公故使工為之歌

周南召南此皆各依其本國曰美哉美其聲始

基之矣

二南王化之基

猶未也

猶有商紂未盡善也

然勤而不

怨矣

未能安樂然其音不怨怒

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

乎憂而不困者也

淵深也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衛康叔武公德化

深遠雖遭宣公淫亂懿公滅亡民猶秉義不至於困

吾聞衛康叔武公

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

康叔武公皆衛之令德君也聽聲以為別

故有疑言為之歌王

王風黍離也曰美哉思而不懼其

周之東乎

宗周隕滅故憂思猶有先王之遺風故不懼

為之歌鄭

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

美其

有治政之音譏其煩碎知不能久

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

大風也哉

泱泱弘大之聲

表東海者其大公乎

大公封齊

為東海之表式

國未可量也

言其或將復興

為之歌豳曰美

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

蕩乎蕩然也樂而不

淫言有節周公遭管蔡之變東征三年為成王陳后稷公劉不敢荒淫以成王紮故言其

為周公之東乎

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

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

秦本在西戎汧隴之西秦仲始有車

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謂之夏聲及襄公佐周平王東遷而受其故地故

曰周之舊為之歌魏魏姬姓國閔元年晉獻滅之曰美哉風淪

乎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風

中庸之聲婉約也大而約則儉節易行惜其國小無明君也為之歌唐唐

詩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

憂之遠也唐本堯之舊都故有帝堯之遺風憂深思遠非令德之

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

淫戲放蕩無所畏自鄙以下無譏焉不復譏論之以

其微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思文武之德無

貳叛之心然而不言有哀音其周德之衰乎衰小猶

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

乎熙熙和樂聲曲而有直體論其聲其文王之德乎

雅頌所以詠盛德形容故但歌其美者不皆歌變雅為之歌頌曰至矣

哉言道備直而不倨倨傲曲而不屈屈撓邇而

不偪謙退遠而不攜不攜遷而不淫淫過復而

不厭常日新哀而不愁知命樂而不荒節之以禮用而

不匱德弘大廣而不宣不自顯施而不費因民之所利而

春秋書三卷四下

一

錢選

利取而不貪義然後取處而不底守之以道行而不流

制之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八音克諧節有

度也無相奪盛德之所同也頌有殷魯故曰

見舞象箭南籥者象箭舞所執南籥以籥舞也皆文王之樂○籥音朔

曰美哉猶有憾美哉美其容也文王恨不及已致犬平見舞大

武者武王樂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

韶濩者殷湯樂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

人之難也慙於始伐見舞大夏者禹之樂曰美哉勤

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盡力溝洫勤也見舞韶箭

者舜樂○籥音簫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

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

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魯用四代之樂

故及韶箭而季子知其終也季札賢明才博在吳雖已涉見此樂歌之文然未聞中國雅

聲故請作周樂欲聽其聲然後依聲以參時政知其興衰也舞畢知其樂終是素知其篇

數其出聘也通嗣君也吳子餘祭嗣立故遂聘于齊

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納歸之公也無

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

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

邑是以免於樂高之難難在昭八年聘於鄭見子

產如舊相識與之編帶子產獻紵衣焉大帶也吳

地貴編鄭地貴紵故各獻已謂子產曰鄭之所貴示損已而不為彼貨利謂子產曰鄭之

執政侈謂伯有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

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蘧伯玉史狗

史狗史朝之子文子史鮪史鮪魚公子荊公叔文子公子朝

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

戚孫文子之邑聞鍾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

德必加於戮辯猶爭也夫子獲罪於君是以在此

孫文子以戚叛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

猶燕之巢于幕上言至危君又在殯而可以樂

乎衛獻公卒未葬遂去之不止文子聞之終身不聽

琴瑟聞義能改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

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言晉國之政將集於三家說叔向將

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修而多良大夫皆

富政將在家富必厚施故政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

於難襄三十一年吳子夷使屈狐庸聘于晉屈

庸巫臣子成七年通路也通吳趙文子問焉曰

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延州來季巢隕諸樊

謂明于閻戕戴吳即餘祭天似啓之何如對

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啓季子也若天所

啓其在今嗣君乎甚德而度有德又德不失

民度不失事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啓也有

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

也雖有國不立○公羊子曰諸樊也餘祭也

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弱少

少而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為君諸樊曰

今若迨而與季子國迨子各反季子猶不受

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為君而致國乎

季子皆曰諾故諸為君者皆輕死為勇飲食

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于予身

言天若不

恐棄吳則當使已速死而傳國於季子以治吳

故諸樊也死餘祭也

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

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

因出使而他國

僚者長

庶也

僚夷昧之長子

即之季子使而反

僚既即位季子乃反

至

而君之爾闔廬

諸樊之子光也

曰先君之所以不與

子國而與弟者凡為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

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如不從先君之命

與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為君乎於是使鱄

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弑吾

君吾受爾國是與爾為弑也爾殺吾兄

公羊誤以

僚為季子庶兄故曰爾殺吾兄

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

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君

子以其不受為義以其不殺為仁賢季子也

楚子伐吳

蹶由犒師

昭公四年

吳伐楚入棘櫟麻

棘櫟麻皆楚之東鄙邑也

五年冬

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

之役遠射以繁陽之師會于夏汭會楚子越大

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楚地聞吳師出遠

啓彊楚臣帥師從之從吳師也遽不設備啓彊從吳師欲與戰

急遽未及設備吳人敗諸鵠岸楚子以駟至於羅汭

駟傳也羅水名楚子聞鵠岸師敗而來吳子昧使其弟蹶由犒

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

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於敝邑卜之以

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

徐而為之備尚克知之言吳命龜之辭如此龜兆告吉

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茲敝邑休

怠休憊而不設備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

電馮怒馮盛也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

備矣敝邑雖羸弱也若早脩完其可以息師息楚

之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為

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

其為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臧

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城濮戰楚

卜吉反為晉敗然應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

言吳有乃弗殺楚師濟於羅汭及汝清汝清楚界

吳不可入有備楚子遂觀兵於坻箕之山是行

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昭十年

令尹子瑕言蹶由於楚子曰楚子平王也前

歸以彼何罪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謂

矣言靈王怒吳子而執其弟猶舍前之忿可

也乃歸蹶由

吳弑其君僚

昭十五年春正月吳子夷昧卒子僚○昭二

年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去年楚使公子掩

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二子皆王僚使延州

來季子聘於上國上國中遂聘於晉以觀諸

侯觀強楚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

與王馬之屬以濟師

都君子在都邑之士有復除者王馬之屬養馬

官屬校人也濟益也

與吳師遇於窮

遇吳師於窮地當吳之前

令尹

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卻宛工尹壽

帥師至于潛

二尹救潛至其地要吳後

吳師不能退

前後為楚

師所

吳公子光

即闔廬初名光後名闔廬

曰此時也弗可

失也

欲因其師徒在外國不堪役以弑王

告縛設諸曰上國有

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

光本吳王諸樊

子也故曰我王嗣也

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

至謂聘還

縛設諸曰王可弑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

言王僚母老子弱不能令國人雖弑之後無人為報復是無若我何

光曰我爾

身也

言我猶爾身

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

掘地為室伏甲士於中

縛設諸寘劍於魚中以進遂弑

王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

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

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

道也

吳自諸樊以下兄弟相傳而不立適是亂由先人起也季子自知力不能討光

故云

復命哭墓

復使命於僚墓

復位而待

復本位待光命

吳

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吳子

闔廬

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

楚

掩餘燭庸皆王僚之母弟故闔廬忌之

楚子大封而定其徙

大封與土田定其所徙之居

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

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

之也若好吾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

懼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胄裔

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

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

先王謂泰伯

不知天

將以為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國乎其

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

二者之來不久可知

我盍姑億吾鬼神

億安也

而寧吾族姓以待其

歸

善惡之歸

將焉用自播揚焉

播揚猶勞動也

王弗聽

於越敗吳于槁李

吳王夫差敗越于

夫椒

昭

三十二年夏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史墨

曰史墨晉大夫

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

而吳伐之

歲星所在其國有福是年歲星在越分野而吳伐之

必受其

凶○定公五年越入吳吳在楚也

時吳伐楚入郢

○定十四年

吳伐越

時越子允常死因興兵伐之以報五年入吳之役

越子句踐

禦之陳于檣李

句踐允常之子檣李吳郡嘉興縣南有檣李城○檣音醉

句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

人三行屬劍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好旗

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

剄也

以不敏在行列前故欲歸死也

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

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

姑浮越大夫

闔廬

傷將指取其一屨

其足大指見斬遂失屨姑浮取之

還卒于

涇去檣李七里

闔廬卒子夫差立

夫差使人立於庭

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

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哀公元年吳

王夫差敗越于夫椒

吳縣西南太湖中椒山

報檣李也

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

種大夫種姓因吳太宰嚭以行成嚭故楚伯州犁孫奔

吳為太宰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

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

斟鄩澆寒泥子封於過者二斟夏同姓諸侯過古禾反○澆五咩反○鄩音尋○

泥仕捉反滅夏后相夏后相啓孫也后相失國后依於二斟復為澆所滅

緡方娠逃出自竇后緡相之后也娠懷身也歸于有仍后

有仍女氏生少康焉為仍牧正牧官長甚澆能戒之

甚毒也戒備也○甚音忌澆使椒求之椒澆逃奔有虞為

之庖正以除其害虞舜後諸侯也時少康奔之為虞掌膳羞官以脫其

澆殺已之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虞思有虞之君以二女妻

少康而邑諸綸綸虞邑也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方十里為

成五百人為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

官職襄四年傳曰靡自有鬲氏收使女艾謀

澆女艾少康臣謀候也使季杼誘豷豷澆弟也季杼少康之子遂滅

過戈復禹之績過澆國祀夏配天不失舊物

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

難乎

言與越成是使越豐大必為吳難

句踐能親而務施施

不失人

所加惠賜皆得其人

親不棄勞

推親愛之誠則不遺小勞

與

我同壤而世為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

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

消食

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

讎以是求伯

音霸

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

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為

沼乎

謂吳國覆滅當為汗池

三月越及吳平○夫差既

克越乃脩先君之怨八月侵陳吳師在陳楚

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

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

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

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

觀臺榭

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

選取堅厚不尚細靡

在

國天有菑厲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

食者分而後敢食

必須軍士皆分熟食不敢先食分猶備也

其所

嘗者卒乘與焉

所嘗甘珍非常食也

勤恤其民而與之

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

知身死不曠棄

吾

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

易猶反也

今聞夫

差次有臺榭陂池焉

積土為高曰臺有木曰榭過再宿曰次

宿

有如嬀嬪御焉

嬀嬪貴者嬪御賤者皆內官

一日之行所

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

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哀十一年吳將伐齊越子率其眾以朝焉王及

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

即伍員

懼曰

是豢吳也夫

豢養也若人養犧牲非愛之將殺之

諫曰越在我

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

欲得吳

夫其

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

從事擊之

得志

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

石田不可耕

越不為

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

之有也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

氏私使人至齊屬其子改

反役伐齊而反王聞之

使賜之屬鏹以死屬鏹 劍名將死曰樹吾墓檟檟

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

之道也越人朝之伐齊 勝之盈之極也

公會晉侯吳子于黃池 於越入吳

哀十三年夏公會單平公魯周卿晉定公吳

夫差於黃池六月丙子越子伐吳乘虛襲其國大

敗吳師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吳王夫差也王

惡其聞也自剄七人於幕下殺告者七人以滅口秋七

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為長

吳為泰伯之後晉人曰於姬姓我為伯為侯伯趙鞅呼

司馬寅曰寅晉大夫日旰矣旰晚也大事未成二臣

之罪也大事盟也二臣鞅與寅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

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

墨墨氣色下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國為敵所勝太子死

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少待無與爭乃先

春秋左傳卷四

二十九

錢選

晉人

晉為盟主而吳得先之諸侯之耻也

吳人將以公見晉侯

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

以見於王

伯主九州長如周召類侯牧方伯

伯合諸侯則侯

帥子男以見於伯

伯諸侯之長

自王以下朝聘王

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

及焉以為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

晉君則晉成為伯矣敝邑將改職貢且執事

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

乃止王欲伐宋

夫差又欲伐宋

大宰嚭曰可勝也而

弗能居也

地遠不能

乃歸冬吳及越平○穀梁

子曰吳夷狄之國也祝髮文身欲因魯之禮

因晉之權而請冠端而襲其籍于成周以尊

天王吳進矣

襲上下衣冠相襲也籍謂書貢獻物於王之籍也言吳本夷狄

欲衣冠通籍於周以尊天子是能進矣

王尊稱也子卑稱也辭

尊稱而居卑稱以會乎諸侯以尊天王吳王

夫差曰好冠來孔子曰大矣哉夫差未能言

冠而欲冠也

吳本夷狄不知冠制而欲好冠是用夏變夷故孔子大之

陳侯使公孫貞子弔吳

哀十五年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陳侯

使公孫貞子弔焉

陳閔公使貞子弔吳

及良而卒

良吳

將以尸入

聘禮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歛於棺造於朝介將命

吳子使

大宰嚭慙方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廩然

隕大夫之尸

廩然傾動貌恐貞子棺涉水隕墜

以重寡君之

憂寡君敢辭上介

上介正使貞子也謂勿以尸入

芋尹蓋對

曰

芋尹蓋陳大夫與貞子同使

寡君聞楚為不道荐伐吳

國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

猶備

也無祿使人逢天之感大命隕墜絕世于良

猶言廢日共積廢行道之日以共具

一日遷

次

一日便遷次不敢留君命

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

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

曰事死如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

將事之禮

朝聘而道死以尸將事

又有朝聘而遭喪之

禮遭所聘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

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

而棄之是棄禮也其何以爲諸侯主苟我寡

君之命達于君所雖隕于深淵則天命也非

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之傳言芊尹

越滅吳

哀十七年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越

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

遂敗之○哀二十年十一月越圍吳趙孟降

於喪食趙孟襄子無恤時楚隆曰三年之喪

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楚隆襄

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質先主簡

信也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業而

敵之嗣子襄子自謂非晉之所能及也吾是

以爲降楚隆以趙孟之情造于吳謝不能救

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爲大夫

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使問趙孟也問遺曰

句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溺

人必笑吾將有問也以自喻所問不急猶溺人不知所為而反笑

史黯何以得為君子史黯即史墨史黯云不及四十年吳當亡吳王

感問也對曰黯也進不見惡時行則行退無謗言時止

則王曰宜哉哀二十二年冬十一月丁卯

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越地勾章縣東海中洲也辭曰

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越人以歸

楚

芊姓子爵出自顓帝孫重黎為高辛氏火正能光融天下命曰祝融其弟吳回

嗣為祝融生陸終陸終之季子曰季連芊姓季連之苗裔鬻熊為周文武師成

王時舉鬻熊之曾孫熊繹封於荊蠻胙以子男之田傳十七世楚武王十九年

入春秋後徙都郢改荊號楚後遷于都又遷壽春亦名郢惠王章八年獲麟又

傳十二王而秦滅之○武文堵敖成莊共康邾敖靈平昭惠

楚子伐隨

桓公六年楚武王侵隨隨小國名使遠章求成焉遠章楚大

夫楚武王之元子食邑於遠○遠巍上名軍於瑕以待之瑕隨地隨

人使少師董成

少師隨大夫董正也

鬬伯比言於楚子

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

鬬伯比楚大夫令尹

子文之父

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

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為

大隨張必棄小國

張自侈大也

小國離楚之利也

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

羸弱也

熊率且比曰季

梁在何益

率且音律沮楚大夫季梁隨賢臣

鬬伯比曰以為

後圖少師得其君

言季梁之諫不過一見從隨侯終當以少師為計故

云以為後圖前桓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楚楚子自此遂盛終於抗衡中國故傳備

言其事以終始之

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

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

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

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

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

正辭不虛稱君美

今民餒

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

詐稱

功德以欺鬼神

公曰吾牲牷肥腍粢盛豐備何則不

信

牲牛羊豕也牲純色完全也 膾亦肥也 黍稷曰粢在器曰盛 ○ 牲音全 ○ 膾音突

對曰夫民神之主也

言鬼神之情依民而行

是以聖王

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

肥膾謂民力之普存也

博廣也碩大也

謂其畜之碩

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瘼蠹也謂其備膾咸有

也

碩大言其形狀大蕃滋言其生息多瘼疥癬也蠹無毛貌言民力完富則能畜養犧

牲既大而滋息也皮毛無疥癬以之奉盛以

告曰潔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

也

三時春夏秋

奉酒醴以告曰嘉粟旨酒謂其上

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

嘉美也栗栗然清冽無雜貌

所

謂馨香無讒慝也

馨香之遠聞也言德馨香而神所以饗之

故務

其三時脩其五教

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

親其九族以

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

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之主

民饑餒也

君雖獨

豐其何福之有君姑脩政而親兄弟之國庶

免於難隨侯懼而脩政楚不敢伐 ○

桓八年 隨

少師有寵楚鬬伯比曰可矣雖有釁不可失

也寵用小人是有釁可乘楚子伐隨軍于漢淮之間季

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息寇也

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

禦之戰于速杞隨地隨師敗績隨侯逸鬬丹楚大

也天獲其戎右少師秋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

鬬伯比曰天去其疾矣謂獲少師已死隨未可克也

乃盟而還

蒲騷之役 采樵誘絞 伐羅之敗

楚武蕩心

桓十一年楚屈瑕將盟貳軫屈瑕楚大夫貳與軫皆小國名屈瑕將與

之鄖人軍於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鄖國在江

夏蒲騷鄖邑絞國在隨唐南州國在南郡華

容縣蓼國在棘陽時鄖人將合四國之兵以

伐楚鄖音云莫敖患之莫敖楚之官鬬廉楚大夫曰

鄖人軍其郊必不誠我以銳師宵加於鄖鄖

有虞心而恃其城虞度也鄖人度四國必莫

有鬪志若敗鄖師四邑必離屈瑕曰盍請濟

師於王也濟益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

不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成全也

屈瑕曰卜之對曰卜以决疑不疑何卜遂敗

鄖師于蒲騷卒盟而還卒盟○桓十三年楚伐絞

軍其南門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

扞采樵者以誘之楚軍中出采薪者顧從之

絞人獲三十人獲采樵者明日絞人争出驅楚役

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大敗

之為城下之盟而還城下盟諸侯所深耻○桓十三年

春楚屈瑕伐羅羅熊姓小國鬪伯比送之還謂其

御曰屈瑕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

武曰必濟師難言屈瑕將敗楚子辭焉不解

故拒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

謂鄧曼楚武王夫人言伯比意不在益衆也其謂君撫小民以信

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徃於蒲

騷之役

前屈瑕嘗敗鄖師于蒲騷

將自用也必小羅楚子

使賴人追之不及

賴國之人仕於楚者

屈瑕使狗于師

曰諫者有刑

狗宣令也

及鄢亂次以濟遂無次且

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

盧戎南蠻

大敗之

屈瑕縊于荒谷羣帥囚于冶父

荒谷冶父皆楚地

以

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

○莊公

四年春

王三月楚武王荆尸授師子焉以伐隨

荆亦楚也

尸陳也武王更為楚陳兵法○子音結戟也吏師皆持戟

將齊

將授兵於太廟故齋

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

蕩動散也

鄧曼歎曰王

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

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

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於楛木之下

楛音門木名

楚文王過鄧

莊六年

楚文王

名熊貲武王子

伐申過鄧

鄧小國名

鄧和侯

曰吾甥也

姊妹之子曰甥楚文王乃鄧曼所生

止而享之騶甥

時甥養甥皆鄧甥仕於舅氏者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

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

臍噬臍可及喻不也其及圖之乎鄧侯曰人將不食

吾餘言自害其甥必為人所賤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

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弗從還年即今年楚子

伐鄧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

鬻拳兵諫

莊十八年冬巴人伐楚十九年春楚子禦之

大敗於津還鬻拳弗納鬻拳楚大閹故閉門不納楚子遂伐

黃敗黃師于蹟陵蹟音還及湫湫子小反楚地有疾

夏六月庚申卒楚文王卒子堵敖立其弟鬻

拳葬諸夕室地名地亦自殺也而葬於經皇經皇塚前

鬻初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

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

大焉遂自刎也楚人以為大閹謂之大伯伯長

也為門官之長鬻守門之隸以昏閉門故為鬻亦主啓舉昏以該之也使其後

掌之

世襲此職

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

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

鬪穀於菟為令尹

莊二十八年

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

文王夫人息嬀也子

元文王弟蠱惑以淫事

為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

振動也萬

舞之總名

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

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讎而於未亡人之側不

亦異乎御人以告子元

御人夫人之侍人

子元曰婦

人不忘襲讎我反忘之秋子元以車六百乘

伐鄭入自純門及達市

純門鄭外郭門也達市郭內道上市縣

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

縣門施於內城

門鄭示楚以閒暇故不閉城門出兵而效楚言子元畏之不敢進

諸侯救鄭

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謀告曰楚幕有烏

乃止

謀軍謀也楚師遁而幕空故有烏在上

莊三十年

楚公子元

歸自伐鄭而處王宮

欲蠱淫文夫人

秋申公鬪班殺

子元

鬪班楚宗室大夫

鬪穀於菟為令尹自毀其家

以紓楚國之難鬪穀於菟令尹子文也毀滅也紓緩也○穀奴走反○於

音烏○僖公五年楚鬪於菟滅弦弦子恃睦於

齊而不設備故亡○僖十二年夏楚人滅黃

黃人恃諸侯之睦於齊也時齊桓方霸不共楚職

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故滅○穀梁

子曰貫之盟僖二年江黃與齊盟于貫管仲曰江黃遠齊

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

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

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僖

十年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鬪於菟帥師伐

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

力而動其過鮮矣○楚成得臣即子玉若敖之後帥

師伐陳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為之功

使為令尹叔伯叔伯楚大夫曰子若國何對

曰吾以靖國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

者與有幾與語辭有幾不多也言人有大功無大爵以賞之必思為亂也○

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頹

僖二十二年 宋襄公伐鄭楚子救之敗宋師于泓

鄭文夫人芊氏姜氏勞楚子於柯澤楚子還過鄭鄭

文公夫人芊氏楚女姜氏齊女也柯澤鄭地○芊彌爾反 楚子使師縉示

之俘馘師縉楚樂官也俘所得囚馘所截耳 君子曰非禮也婦

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闔戎事不邇女

器言俘馘非近婦人之物 冬十一月丁丑楚子入饗于

鄭九獻用上公之禮九獻酒而禮畢 庭實旅百庭中所陳品數百也

加籩豆六品食物六品加於籩豆籩豆禮食器 饗畢夜出文

芊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二姬文叔詹鄭大夫

曰楚王其不沒乎不以壽終也 為禮卒於無別無

別不可謂禮將何以沒諸侯是以知其不遂

霸也言楚子所以師敗城濮終為商臣所弑 ○僖三十三年 晉陽處

父侵蔡楚子上救之時蔡附楚 與晉師夾泚而軍

泚水名 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

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

欲避楚使渡成陳而後戰遲速唯命不然紓我紓緩也老師

費財亦無益也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大孫伯

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

如紓之乃退舍楚退欲使晉渡陽子宣言曰楚師遁

矣遂歸楚師亦歸犬子商臣譖子上曰受晉

賂而辟之楚之耻也罪莫大焉王殺子上商臣

怨子上止王立已故譖之○文公初楚子將以商臣為大

子訪諸令尹子上子曰君之齒未也而又

多愛黜乃亂也若既立而廢楚國之舉恒

在少也舉立也且是人也蠶日而豺聲忍人也

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犬子

商臣職商臣庶弟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

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

江芊成王妹嫁於江者從之江芊怒曰呼役夫呼發聲役夫賤

者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

矣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

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天子

宮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蹯熊掌難熟請食之冀有外救丁

未王縊諡之曰靈不瞑亂而不損曰靈曰成乃瞑商

弑父自立是為穆王

楚人滅江 楚人滅六

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降服

素服也出次避正寢也不舉去盛饌也鄰國禮有數今過之大夫諫公曰

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文五

年 六人叛楚楚人滅六又滅蓼滅文仲聞六

與蓼滅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臯陶字庭堅六與蓼皆臯

陶之後傷二國之君不能建德結援忽然滅也

楚子使椒來聘

文 九年冬楚子穆使越椒來聘越椒字伯棼子文弟子良

之執幣傲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

傲其先君神弗福也奉使必告廟而來言則必稱先君以相接慢其

事是慢先君也○宣公初楚司馬子良子文生子越

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熊虎之狀而豺狼之

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若敖即楚武王之祖其旁庶子孫各食邑

於楚子文即其後也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

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感及將死聚其族

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

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及令尹子文

卒鬪般為令尹般子文之子子子越為司馬

為賈為工正譖子揚而殺之子越為令尹已

為司馬賈為越椒譖子揚而巳得椒處子越又惡之越椒又惡賈

乃以若敖氏之族圍為賈於轅陽而殺之將

攻王秋七月戊戌楚子莊與若敖氏戰于臯

許遂滅若敖氏初若敖氏娶於邲邲國名生鬪

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邲淫於邲子之女

生子文焉邲夫人使棄諸夢中夢澤名虎乳之

邲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告女私通所生遂使

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鬪穀

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實為令尹子文鬬氏始

為令尹其孫箴尹克黃箴尹官名克黃子揚之子使於齊還

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

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

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

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改克黃名

生謂其更生

艾獵城沂

宣十一年令尹為艾獵城沂為艾獵孫世使封人

慮事封人其時王築城以授司徒司徒掌量

功命日量功多寡分財用財用築作具平板

幹幹楨也稱畚築稱量輕重也畚盛程土物為

限議遠邇均勞畧基趾趾城足畧行具餼糧

餼乾食也度有司謀監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不

乎素所慮之期也傳言叔敖之能使民

申公巫臣奔晉

成公二年楚之討陳夏氏也宣十一年陳靈公通舒弒靈公楚莊王討徵舒轅之

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

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君其圖之王乃止子

反欲取之即公側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天子

蠻子蠻鄭靈公夏姬之兄被弒無後殺御叔御叔夏姬之夫亦早死弒

靈侯陳靈公以通夏姬被弒戮夏南夏姬子徵舒出孔儀孔寧

儀行父因淫喪陳國楚滅陳何不祥如是人生

夏姬奔楚

實難其有不獲死乎言死易得無為取夏姬以速之天下多

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予連尹襄老

襄老死於邲不獲其尸宣十二年楚與晉戰于邲襄老之尸為晉

獲所其子黑要烝焉黑要襄老之子巫臣使道焉曰歸

吾聘女道夏姬使歸鄭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

晉荀首獲襄老之尸歸之於鄭故使自鄭召之必來逆之姬以告王

王遣夏姬歸巫臣聘諸鄭私聘夏姬于鄭鄭伯許之

及共王即位共王莊王子名審在去年即位將為陽橋之役

楚救齊伐魯至陽橋在是年冬使巫臣聘于齊且告師期巫

臣盡室以行室家盡去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郢遇

之叔跪申叔時之子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

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桑中衛風淫奔之詩

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介副也幣聘物遂奔晉

而因郤至以臣于晉晉人使為邢大夫邢晉邑名

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王曰止其自為謀也則

過矣其為先君謀也則忠矣忠社稷之固也

所盖多矣蓋覆也且彼若能利國家晉將可乎

言不許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成七年

年楚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及襄老之子黑

要以夏姬故并怨黑要而分其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

曰爾以讒慝貪怵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

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于吳晉侯許之

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

吳舍偏兩之一焉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九乘為小偏十

五乘為大偏蓋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令吳習之

與其射御教吳

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

前是吳常屬楚

寘其子狐

庸焉使為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

巢徐

皆楚屬國

子重奔命

救徐

馬陵之會

在是年八月見鄭

吳

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

因伐鄭而行

子重子反於

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

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

上國諸夏也

○成十年鄢陵

之敗

晉與楚戰子鄢陵楚子傷目而退事見鄭

楚殺其大夫子反

○襄公

五年春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

選練師克

鳩茲

吳邑在丹陽蕪湖縣東

至于衡山

在吳興烏程縣南

使鄧

廖帥組甲三百

鄧廖楚大夫組甲漆成組文也

被練三千

練被

練袍也

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

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

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

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

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遂遇心疾而卒

楚子審卒

襄十三年楚子共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

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

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以辱社稷

為大夫憂其弘多矣憂弘大而衆多若以大夫之靈

獲保首領以沒於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所

以從君於禰廟者請為靈若厲窀厚也窀夜也厚夜猶長

夜春秋謂祭祀長夜謂葬埋從先君代為禰廟請謚靈與厲蓋欲受惡謚以歸先君也按

謚法亂而不損曰靈戮殺不辜曰厲。窀張倫反。窀音夕。大夫擇焉莫

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謚大夫

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

言其命皆罪已改過之辭不可謚靈厲以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

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

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共王卒子康王立吳

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子庚楚養由基也司馬也

由基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

不戒子為三覆以待我覆伏我請誘之子庚

從之戰于庸浦楚地大敗吳師君子以吳為不

弔不弔楚喪而反伐之○襄十四年秋楚子為庸浦之

役故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

殿軍後以吳為不能而弗傲吳人自臯舟之

隘要而擊之臯舟吳險隘之道楚人不能相救吳人

敗之傳言不備○楚子囊遂自伐吳卒將死

遺言謂子庚必城郢楚徙都郢未有城郭公子變公子儀因築城為

亂事未得訖子囊欲訖而未暇故遺言見意君子謂子囊忠君薨

不忘增其名謂前年謚君為共將死不忘衛社稷可

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

楚子使遠子馮為令尹

襄二十一年夏楚子庚卒楚子使遠子馮為

令尹訪於申叔豫申叔時叔豫曰國多寵而

王弱政教微而不可為也遂以疾辭方暑闕

地下米而牀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繭綿衣也楚

子使醫視之復曰瘡則甚矣而血氣未動乃

使子南為令尹子南公子○襄二十二年楚觀起

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言

南偏寵觀起令富楚人患之患子南為政不當也王將討焉子

南之子棄疾為王御士御王車者王每見之必泣

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

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謂居

居此不亡也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

臣亦不為漏洩君命罪之重王遂殺子南於朝轆觀

起於四竟轆車裂以狗轆音患子南之臣謂棄疾請

徙子尸於朝請于王遷父尸而殯曰君臣有禮唯二三

子君討臣罪禮當尸請朝唯二三子思之三日棄疾請尸王許

葬其徒曰行乎行去也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

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

縊而死傳譏康王與人子謀其父失君臣之義復使遠子馮為

令尹公子齒音蟻為司馬屈建為莫敖屈建即子木屈

到之子屈蕩之孫有寵於遠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

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

人中申叔避遠子不欲與語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子遠

就申叔家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

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不免是懼何敢

告子言恐與子并罪故不敢與子語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

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立裂何故不懼自

御而歸不能當道遠子惶懼意不在御至謂八人曰吾

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已死復生白骨更肉

知我者如夫子則可夫子謂申叔也如不然

請止止不相知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辭遣之

屈建為令尹

襄二十五年楚遠子馮卒屈建為令尹為掩為司

馬為掩遠子馮之子子木使庀賦庀治也子木即屈建

數甲兵閱數為掩書土田土地為田者度山

林度量山林之材以供國用鳩數澤水稀曰數水鍾曰澤鳩聚之以畜其材

春秋實錄

三

錢選

辨京陵

辨別也絕高曰京大阜曰陵別之以為冢墓之地

表淳鹵

淳鹵

池鹵西方鹹地地宜塩者表出之

數疆潦

疆界有流潦者計數減其租入

規

偃豬

偃豬下濕之地規度其受水多少

町原防

町封埒也高平曰原大隄

曰防封埒原防以障水也

牧隰臯

水厓曰臯下濕曰隰瘠薄故九夫為牧一牧而

當一井

井衍沃

衍沃平美之地則如周禮制以井為夫九夫為井田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

夫為井

量入脩賦

量九土之所入而治理其賦稅

賦車籍

馬

籍疏其毛色歲齒以備軍用

賦車兵

甲士也

徒兵

步卒也

甲

楯之數

使器械有常數

既成以授子木禮也

得治國之禮傳

言楚之所以與

伍舉奔鄭

襄二十六年

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

舉與聲子相善也

聲子子朝之子伍舉子胥祖父椒舉也

伍舉

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為申公而亡

獲罪出奔

楚人

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

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

布班

也布荆坐地共議歸楚事朋友世親

聲子曰子行也

吾必復子

及宋向戌將平晉楚

平在明年

聲子通使於晉

為國

通平事

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

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

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

楚有材晉實用之

言楚亡臣多在晉

子木曰夫獨無

族姻乎

夫謂晉

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

聞之

歸生聲子名

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

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

過宜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

國從之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

樂行賞而憚用刑

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

順天時

是以將

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賞也

飫饜也酒食賜下無不饜足所謂加膳也

將刑為之不舉

不舉盛饌

不

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

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

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

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

此言楚不能用材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寘諸戎

車之殿以為謀主繞角之役在成六年晉將遁矣

析公曰楚師輕窳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

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

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

麗而還成六年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侵沈獲沈子八年復侵

楚敗申息獲申麗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

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

善是也不是其曲直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鄙鄙晉邑

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在成

十八年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

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葺食師

陳焚次次舍也焚次以示必死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

楚囚欲使楚知之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

以魚石歸在元年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



原件短缺

P58

之為也

楚東小國及陳見楚不能救彭城皆叛五年楚人討陳叛故殺令尹子辛

子反與子靈爭夏姬

子靈申公巫臣也

而雍害其事

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

邢晉邑

以為謀主扞禦

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

侵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

駕克棘入州來楚罷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

靈之為也

事見成七年

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

奔晉晉人與之苗

若敖亂在宣四年苗晉邑

以為謀主鄢

椒鳴逆之

椒鳴舉之子也

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按傳會者十四

國齊秦不交相見邾滕為私屬皆不與盟宋為主入地於宋則與盟可知故經止書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宵許人曹人于宋○凡序九國大夫

襄二十七年

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

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

弭止也欲獲息民之名

如晉

告趙武趙武謀於諸大夫

時趙文子為晉中軍執政

韓宣

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
 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
 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
 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
 許之我焉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
 吾民矣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
 小國為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
 午鄭良宵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

向為介司馬置折俎禮也

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合卿享宴

之禮故曰禮也周禮司馬掌會同之事

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

多文辭

舉記錄之也以為賓主多有文辭

戊申叔孫豹齊慶

封衛石惡至丙辰邾悼公至

小國故君自來

戊辰滕

成公至

亦小國君自來

楚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

交相見也

使諸侯從晉楚者更相朝見

庚午向戌復於趙

武趙武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

楚之不能於秦也

不能服而使之

楚君若能使秦君

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

請齊使朝楚

壬申

向戌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驛謁諸王

驛傳也謁告也

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

經所以不書齊秦

秋七

月庚辰楚子木至陳孔與蔡公孫歸生至

二國

大夫與子木俱至

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為軍

示不相忌

晉楚各處其偏

晉處北楚處南

荀盈謂趙武曰楚氛

甚惡懼難

氛氣也言楚有襲晉之氣○氛芳云反

趙武曰吾左

還入於宋若我何

晉營在宋北以東頭為左有急可左迴入宋東門

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

甲在衣中欲因

會擊楚

伯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

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

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

楚無信久矣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

大宰

伯州犁也

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

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

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

志言信三者具而後身安

存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日何害也

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單盡也斃

夫為不信猶不可盡斃以死之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

不捷矣食言者不病不病者單斃於死非子之患也

楚食言當死晉不食言故無患且吾因宋以守病為楚所病則欲入宋

則夫能致死雖倍楚可也宋為地主致死助我則力可倍

楚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

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晉獨取信故其功多

晉楚爭先爭先敵血晉人曰晉故為諸侯盟主未

有先晉者也楚人曰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

久矣狎更也豈專在晉叔向謂趙武曰諸侯歸

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尸主也子務德無爭

先乃先楚人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

武為客客一坐所尊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

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子木問於趙武曰

范武子之德何如士會賢聞於諸侯故問之對曰夫子之

春秋左傳卷四

二十一

錢選

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

神無愧辭祝陳馨香德足副之故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

曰尚矣哉尚上也能歆神人神享其祭人懷其德宜其光

輔五君以為盟主也五君謂文襄靈成景也子木又語

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

當之不可與爭○楚遠罷如晉泣盟罷令尹子蕩也

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義取君子萬年介爾景福以比晉君叔

向曰遠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

忘敏子蕩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

其焉往○崔氏之亂弑莊公在二十五年申鮮虞來奔

僕賃於野以喪莊公申鮮虞無貲為人僕賃於魯之野身服齊莊公

喪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為右尹傳言楚能用賢

鄭伯使游吉如楚

襄二十八年八年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宋

盟曰晉楚之從交相見蔡侯楚屬故及漢楚

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君謂鄭伯今吾子來

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驛奔問諸晉而以

告問鄭君應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

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

天之休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

故使吉奉其皮幣聘用乘皮束帛以歲之不易聘於

下執事言歲有饑荒之難故今執事有命曰

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

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

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

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

憚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

脩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

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言楚子必死君往當

送其葬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

民矣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裨竈鄭大

夫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

春秋左傳卷四

六三

錢選

楚惡之

旅客處也歲星棄星紀之次客在玄枵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失次於此禍

衝在南南為朱鳥鳥尾曰帑鷄火鷄尾周楚之分野故周王楚子受其咎俱論歲星過次

梓慎則曰宋鄭饑禘竈則曰周楚王死傳故備舉以示卜占惟人所在也九月鄭

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子產相

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壇至敵國郊除地封土為壇以受郊勞外

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

壇外僕掌次舍者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

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為壇小適大苟

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

罪矣赦其過失救其菑患賞其德刑教其不

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

宣告後人無怠於德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

戾自解說也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奉行大國之政共其職

貢從其時命從朝會之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

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

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十一

任正

月為宋之盟故公魯及宋公平陳侯哀鄭伯

簡許男悼如楚是年夏蔡侯陳侯杞伯胡子

一月魯公宋公鄭伯許男以晉屬往朝于晉今十楚蓋從宋之盟曰晉楚之從交相見故也公

過鄭鄭伯不在已在伯有廷勞於黃崖不敬

廷音旺往也黃崖黃水之崖也穆叔曰伯有無矣於鄭鄭必

有大咎伯有不愛鄭國必受其害敬民之主也而棄之

何以承守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言薄

行潦之蕝藻言賦寘諸宗室薦宗廟季蘭尸

之敬也言取蕝藻於阿澤之中使服蘭之敬女而為之主神猶享之以其敬也

可棄乎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

即叔仲帶也我楚國之為豈為一人行也子服惠

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饑寒之不恤誰

遑其他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

之矣言足子服子始學者也言未榮成伯曰

遠圖者忠也公遂行從昭宋向戌曰我一人

之為非為楚也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為

春秋公傳卷四

二十五

錢選

之備宋公遂反楚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

盟禮也宋盟有衷甲之際不以此廢好故曰禮也○襄二十九年楚人

使公親禭禭衣死人衣也諸侯有遣使賜公禭之禮今楚欲依遣使之比公

患之穆叔曰祓殯而禭則布幣也先使巫祓除殯之凶

邪而行禭禮與朝而布幣無異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桃性惡茢若帚以除不祥唯君臨臣喪有此禮○祓音佛○茢音列

楚人弗禁既而悔之○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

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

于墓楚邾敖即位邾敖名熊麋康王子後被弒葬于邾故曰邾楚人謂

未成君王子圍為令尹圍共王子康王弟邾敖叔也鄭行

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栢之下其

草不殖言楚君弱令尹強物不兩盛為昭元年圍弒邾敖起本

楚子使遠罷來聘北宮文子論威儀

襄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遠罷來聘通嗣

君也邾敖即位穆叔問王子之為政何如問王子

政對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

不免於矣焉與知政固問焉不告穆叔告大

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子蕩即

助之匿其情矣○楚王子圍殺大司馬蔣掩遂罷

而取其室申無宇曰王子必不免無宇善人

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

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偏佐也而王之四

體也俱為王之股肱絕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體

艾魚廢反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不祥無有何以

得免○三十一年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

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晉楚之從交相見見令尹圍

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

雖獲其志不能終也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

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

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

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

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

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
 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
 族宜家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
 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内外大
 小皆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
 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
 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
 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子產辭逆女之公子 會于虢

昭公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于公孫段

氏伍舉為介將入館就客舍鄭人惡之知楚懷詐使

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舍城外既聘將以

衆逆以兵入逆婦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

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墀聽命欲於城外除地為墀行婚

禮音善令尹命大宰伯州犂對曰君辱貺寡

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豐氏公孫段室夫婦

春秋左傳卷四

六十八

錢選

也所居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莊王圍

之王圍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

夫不得列於諸卿也言不得不寧唯是又使

圍蒙其先君蒙欺也告先君而來不得成禮

將不得為寡君老大臣稱老懼其蔑以復矣

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恃

國而無備則是罪將特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

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

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言已失

諸侯皆懲恨以距君命壅塞不行所懼唯此不然敝邑館人之屬

也館人守其敢愛豐氏之祧祧遠祖廟言鄭

之類苟非有所懼豈敢愛豐氏祖廟而不令楚入乎伍舉知其有備也

請垂囊而入囊弓衣垂之許之正月乙未入

逆而出遂會于虢虢鄭尋宋之盟也邾午謂

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得志謂先

子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

又如宋

恐楚復得志

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

而駕焉

詐謂衷甲駕猶陵也

况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

志於晉晉之耻也子相晉國以為盟主於今

七年矣再合諸侯

襄二十五年會夷儀二十六年會澶淵

三合

大夫

襄二十七年會于宋三十一年會澶淵及今會號也

服齊狄

襄二十八年

齊侯自狄朝晉

寧東夏

齊狄服則東方諸侯若魯杞皆安

平秦亂

襄二十六年秦

晉為成

城淳于

襄二十九年城杞之淳于杞遷都

師徒不

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

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耻午也是懼

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

受午言

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

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

僭

僭不信也

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

譬如農夫是穠是藂

穠耘也藂音標○藂音藂

雖

有饑饉必有豐年

言耕耘不以水旱息必獲豐年之收

且吾聞

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

自恐未能信也

楚令尹

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

舊書宋之盟書楚恐

晉先歆故請讀宋盟舊書加於牲上不歆血所以不書盟

晉人許之三月

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

設君服二人執戈陳於前以自

衛離陳也

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

美其服衛似君

也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

禮國君行有二執戈者在前

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

公子圍在會特緝蒲為王

宮屏蔽以自殊異言既造王宮而居之雖服君服無所怪也

楚伯州犁曰

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

聞諸大夫譏之故鄭言假以節令尹過

行人揮曰假不反矣

言將遂為君

○令尹享趙孟

賦大明之首章

義取明德以受天命

趙孟賦小宛之二

章

取各敬爾儀天命不乂

事畢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

以為王矣何如對曰王弱令尹強其可哉雖

可不終趙孟曰何故對曰疆以克弱而安之

疆不義也不義而疆其斃必速令尹為王必

求諸侯晉少懦矣若獲諸侯其虐滋盛民弗

堪也將何以終○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

舉為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

一月巳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殺之遂

殺其二子幕及平夏皆邾右尹子干出奔晉

干即王子比共宮廐尹子皙出奔鄭黑肱殺

大宰伯州犂于郊忌其才葬王于郊謂之郊

敖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對曰寡

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為長子干

奔晉從車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秦鍼

在皆百人之餼趙文子曰秦公子富叔向曰

底祿以德底致也德鈞以年年同以尊位高下也公

子以國不聞以富也且夫以千乘去其國疆

禦已甚詩曰不侮鰥寡不畏疆禦秦晉匹也

使后子與子干齒辭曰鍼懼選懼秦數其罪楚公

子不獲不得於楚是以皆來亦唯命言俱奔晉事有優劣惟主

人命所處且臣與羈齒無乃不可乎羈旅也

此謙辭也來仕欲自同於晉臣為主人后子先

楚子合諸侯于申

楚靈王即位

名圍弒邾敖自立改名熊處

遠罷為令尹

子即

蕩

遠啓疆為大宰鄭游吉如楚葬邾敖且聘

立君歸謂子產曰具行器矣楚王汰侈而自

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子產曰不數

年未能也○

昭

三年十月鄭伯

簡

如楚子產

相楚子享之賦吉日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

以田江南之夢

夢澤也

四年春王正月許男

悼

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使椒舉

如晉求諸侯

將為申之會

二君待之椒舉致命晉

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

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晉

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脩德以

待其歸曰晉有三不殆

殆危也

其何敵之有國

險而多馬齊楚多難

多篡弒之難

有是三者何鄉

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

殆也四嶽東岱南衡西華北恒三塗三塗山名在河南陸渾縣南陽

城陽城山名在陽城縣東北大室即中嶽嵩山在河南荆山在新城汴鄉縣

南○汴音市中南山名在始平武功縣南九州之險也是不

一姓以上言險冀之北土燕代馬之所生無與

國焉以上言多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從

古以然是以先王務脩德音以享神人亨通也

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

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

失其守宇於屋則簷邊為宇齊有仲孫之難

而獲桓公至今賴之仲孫公孫無知晉有里

平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里克平鄭事在僖九年

衛邢無難敵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此明

齊楚多難不可恃恃此三者而不脩政德亡於不暇

又何能濟君其許之乃許楚使椒舉遂請昏

蓋楚子遣舉晉侯許之楚子問於子產曰晉

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

侯

君少習安逸不恤諸侯

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

之盟又曰如一

晉楚同也

若不許君將焉用之

馬

宋

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

君之歡不畏大國

大國晉也

何故不來王曰然則

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

求

以快意人必違之

與人同欲盡濟夏諸侯如楚魯衛

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

魯昭公辭以方

舉時祭

衛侯辭以疾鄭伯先待于申

申楚邑自楚先至會

地

六月丙午楚子蔡侯

靈

陳侯

哀

鄭伯

簡

許

男

悼

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

子佐淮夷會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

侯無歸禮以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

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

啓禹子河

南翟縣南有鈞臺

商湯有景亳之命

命諸侯也

周

武有孟津之誓

將伐紂也

成有岐陽之蒐

成王歸自奄大

蒐

蒐於岐山之陽

康有艷宮之朝

康王朝諸侯於艷邑之宮

穆有塗

山之會

穆王會諸侯於塗山

齊桓有召陵之師

在僖四年晉

文有踐土之盟

在僖二十八年

君其何用宋向戌鄭

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

選擇所用也

王

曰吾用齊桓

用會召陵之禮

王使問禮於左師

即向戌

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

聞

言所聞者謙示所未行也

獻公合諸侯之禮六

合謂我為主而

合之也六謂自始將幣至終禮賓凡六節也宋本公爵故獻公合諸侯之禮也

子產

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

六

會謂人為主我往會之也鄭本伯爵故獻自伯而下會公之禮亦六節也

君子

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

舉侍於後以規過

規正二子之過

卒事不規王問其

故對曰禮吾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

左師子產

所獻六禮楚皆未嘗行

宋大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

而弗見椒舉請辭焉

請王辭謝之

王使往曰屬有

宗桃之事於武城

言為宗廟田獵

寡君將墮幣焉敢

謝後見

恨其後至故言將因諸侯會布幣乃相見經并書宋大子佐知此言在會

前○墮許規反

徐子吳出也以為貳焉執諸申

言楚子以

疑罪執諸侯

楚子示諸侯侈

自奢

椒舉曰夫六王

二公之事

六王啓湯武成康穆也二公齊桓晉文也

皆所以示諸

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為仍之會有

緡叛之

仍緡皆國名

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

黎東

夷國名

周幽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

大室中嶽

皆所

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

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

楚矣汰而復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

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

惡以遠方則人棄之

善亦如

之德遠而後興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使

屈申圍朱方

屈申屈蕩之子楚大夫朱方吳邑齊慶封奔吳吳封之於朱方

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

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

在此

逆命謂性不恭順

其肯從於戮乎

言不肯默

播

於諸侯焉用之

播揚之也

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

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弒其君弱其

孤以盟其大夫齊崔杼弒君慶封其黨也故以弒君罪責之慶封

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

麋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遂以諸侯

滅賴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輿櫬從之造於中

軍中軍楚王所將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在信六年

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

從之從舉言遷賴於鄢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鬬

韋龜與公子棄疾城之而還為許城也韋龜子文之玄孫

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

伐國而克城竟莫校謂築城於外竟諸侯無與爭王心不

違民其居乎言將有事不得安也民之不處其誰堪之

不堪王命乃禍亂也○穀梁子曰慶封弒其

君而不以弒君之罪罪之者慶封不為靈王

服也不與楚討也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

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

死不服其斯之謂與

韓宣子如楚送女

昭五年楚以屈生為莫敖生屈建子使與令尹子蕩

如晉逆女前年椒舉請婚於晉晉侯許之過鄭鄭伯勞子蕩

於汜勞屈生於菟氏汜與菟氏皆鄭地別勞以示敬按聘禮若過他

邦至於竟使次介假道束帛將命于朝曰請帥奠幣下大夫取以入告出許遂受幣餼之

以其禮上賓大牢積唯芻禾介皆有晉侯送

女子邢丘禮父母送女不下堂因女歸○晉

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為介鄭子皮子大叔

勞諸索氏地名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

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

及人若奉吾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

以禮敬始而思終從而不失儀從順也敬而不

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

以先王之禮成其好度之以二國度晉楚之勢而行之雖汰侈若

我何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

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

若吾以韓簡為閹別韓宣子足使守門以羊舌肸為司

宮加叔向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

莫對遠啓彊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耻匹

夫不可以無備况耻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

不求耻人朝聘有珪珪以信享頰有璋享饗也頰見也

既朝聘而享見臣為君使執璋小有述職諸侯適天子曰述職大有巡

功天子巡守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言務行禮

宴有好貨宴飲以貨為好衣殮有陪鼎熟食

陪加也加鼎所以厚慤慤入有郊勞賓至適勞出有贈賄

去則贈賄以貨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

禍亂興失朝聘宴城濮之役在僖二晉無楚

備以敗於邲在宣十二年言邲之役楚無晉

備以敗於鄆在成十自鄆以來晉不失備而

加之以禮重之以睦君臣和也是以楚弗能報而

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耻之以召寇讎備之

若何

言何以

誰其重此

言怨

若有其人耻之

可也

謂有賢人以敵

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

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麋至

麋丘隕反

求昏而薦女

薦進也

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

致之猶欲耻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韓

起之下趙成

趙武之子

中行吳

荀偃之子

魏舒

魏絳孫

范

鞅知盈

知朔弟五卿位在韓起之下皆三軍之將也

羊舌肸之

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

音格輔躒苗

賁皇

賁音墳

皆諸侯之選也

言非凡人

韓襄為公族

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

襄韓無忌子也為公族大夫須起之門子

年雖幼已任出使

箕襄邢帶

二人韓氏族

叔禽叔椒子羽

皆韓起庶子

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

成縣賦百

乘羊舌四族皆彊家也

四族銅鞮伯華叔向叔魚叔虎兄弟四人

晉人若喪韓起羊舌肸五卿八大夫

五卿趙

八大夫祁

輔韓須楊石

楊石叔向子食我也

因其十家

九縣

韓氏七羊舌氏四為十家

長轂九百

長轂

戎車也 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 計遺守國者尚有四千乘 奮

其武怒以報其大耻伯華謀之 伯華叔中行 中行

伯魏舒帥之 伯中行吳 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

怨 失婚姻之親 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群

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

穀之過也大夫無辱 謝遠敬 厚為韓子禮王欲

敖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 言叔向之多知 亦厚其

禮韓起及鄭伯勞諸圍 鄭地名 辭不敢見禮也

奉使未及命故辭不見鄭伯

楚公子棄疾如晉

昭六年 楚公子棄疾 共王子靈 如晉報韓子也

過鄭鄭罕虎公孫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相

辭不敢見 不敢當君國之勞相音查鄭地 固請見之見如見

王 見鄭伯如見楚王 以其乘馬八匹私面 私見

伯鄭 見子皮如上卿 楚卿 以馬六匹見子產以

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 降殺 禁芻牧採

樵不入田

田不犯種

不樵樹不采藝

藝種也

不抽屋

不強句

句音蓋乞也

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

降

在位則廢其職無位則降其刑

舍不為暴主不恩賓

恩戶困反

也往來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為王也韓宣

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棄疾及晉竟晉

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

辟邪也衷正也

從我

而已焉用效人之辟匹夫為善民猶則之况

國君乎晉侯說乃逆之

傳言叔向知禮

申無宇執閹

昭七年

楚子之為令尹也為王旌以田

析羽為旌王旌

於游至軫

芋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

芋尹即申無宇仕於芋故曰芋尹○芋音喻

及即位為章華之宮

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閹入焉

有罪亡入章華宮

無

宇執之有司弗與

王有司也

曰執人於王宮其罪

大矣執而謁諸王

執無字也

王將飲酒無宇辭曰

陳其辭說

天子經畧

經畧盡四海

諸侯正封

封所分封之土也盡

一國而言古之制也封畧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

毛誰非君臣凡土地所生謂之毛天有十日甲至人有

十等王至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

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輿輿

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圍牛有牧

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官將焉

執之吾先君文王楚文王也作僕區之法僕區刑書名

曰盜所隱器為盜賊藏所得之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

也行善法故能啓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

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言將逃王事無乃闕

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

逋逃主萃淵數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

不可乎若以文王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言王

亦為王曰取而臣以往往去盜有寵未可得

也盜有寵逃赦之赦無字昭十年楚子城陳

蔡不羹時滅陳蔡故城之不羹襄城縣東南有不羹城楚要地○羹音郎漢書作

更使棄疾為蔡公王問於申無宇曰棄疾在

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

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子元鄭公

子元於櫟桓十五年厲公因之以殺櫟大夫

檀伯遂居櫟卒使昭公不安位而見殺此言

寘人不善者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

之城穀在莊二十年臣聞五大不在邊五官

此言寘人善者專盛過節則細弱不勝任亦五細不在庭不可居朝庭不在外爵尊鄭丹在

不在外爵尊鄭丹在親

內襄十九年丹奔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

何如又問楚城陳蔡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

曼伯檀伯也厲宋蕭皂實殺子游在莊十年齊

渠丘實殺無知渠丘齊大夫雍廩邑雍衛蒲

戚實出獻公蒲甯殖邑戚孫林若由是觀之

則害於國城大皆有害於國以末大必折折

本尾大不掉君所知也十三年陳

楚子伐徐

昭十年楚子使蕩侯潘子司馬督鄢尹午陵尹

喜帥師圍徐以懼吳五子楚大夫徐吳之與國故圍之以備吳楚

子次於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以為之援雨雪王皮

冠秦復陶秦所遺羽衣也翠被以翠羽飾被豹舄以豹皮為履舄

執鞭以出執鞭以教令僕析父從楚大夫右尹子革

夕子革鄭丹夕暮見也王見之去冠被舍鞭敬大與之

語曰昔我先王熊繹楚始封之君也與呂伋齊大夫之子丁

也王孫牟衛康叔子康伯也燮父晉唐叔之子也禽父周公之子伯

禽竝事康王康王成王子四國皆有分我獨無四國

齊晉魯衛分珍寶之器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王

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

在荆山筭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

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桃弧棘矢以禦不祥

言楚在山林少所出齊王舅也成王母齊大公女也晉及魯衛王

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

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

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

陵終氏生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

季連楚之祖故謂昆吾為伯父昆吾嘗居許地故曰舊許是宅

今鄭人貪賴

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

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

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

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

四國者專足畏也

專特也四國謂陳蔡二不羹也楚襄城東南有个羹

城定陵西北有不羹亭皆楚要害

又加以楚敢不畏石王

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為鉞秘

鉞斧也秘

柄也破圭玉以飾斧柄○秘音祕

敢請命

請制度之命

王入視之

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

響國其若之何

譏其順王心如響應聲

子革曰摩厲以

須王出吾亦將斬矣

以已喻鋒亦欲自摩厲以斬王之淫慝

王

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

倚相楚史名

王曰是良史

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

伏羲神農皇帝之書為三墳墳言大

道五典

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為五典典言常道也

八索

八卦之說為八

索求其義也

九丘

九州之志為九丘丘聚也皆古書之名

對曰臣嘗

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

周穆王也

周行天下將皆

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

止王心

謀父祭公名周卿士也祈父周司馬也職掌封祈之兵甲故曰祈父招其名也謀父不敢直言王故指其從行之司馬以諷之

王是以獲沒於祗

官

獲沒不

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

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

之情情式昭德音

情情安和貌式用也昭明也○情一心反

王度式如玉式如金

當思我王法如金玉之堅重

形民之

力而無醉飽之心

言國之用民當隨其力任如金治之器隨器而制形

故曰形民之力去其醉飽過盈之心

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

數日

深感子革之言

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

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

如是豈其辱於乾谿

楚公子比弑其君虔于乾谿

楚公子

棄疾殺公子比

昭十年楚子之為令尹也殺大司遠掩而取其

室及即位奪遠居田居掩之族言遷許而質

許圍遷許在九年圍許大夫言圍所以怨蔡洧有寵於王王之

滅蔡也其父死焉楚滅蔡在十一年洧仕楚其父在國故死言洧所以

怨王使與於守而行使洧守國王申之會越行至乾谿

大夫戮焉申會在四年越大夫即常壽過戮者陳其罪惡以狗諸軍也言越大

夫所王奪鬪韋龜中犖韋龜令尹子文玄孫以怨中犖名○犖尺州

反又奪成然邑而使為郊尹成然常龜子言成然所以怨

蔓成然故事蔡公蔡公公子棄疾也故猶舊也韋龜以棄疾有當壁之

命故使子故遠氏之族及遠居許圍蔡洧蔓成然事之

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群喪職之族啓越大

夫常壽過作亂常壽過申會所戮者克息舟城而居之

息舟楚邑城之堅固者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

吳觀起死在襄二十二年朝吳故蔡大夫聲子之子曰今不封蔡蔡

不封矣我請試之觀從以父死怨楚故欲試作亂以蔡公之

命召子干子皙二子皆靈王弟元年子干奔晉子皙奔鄭及郊而

告之情

觀從本詐以棄疾命召二子故及郊告以棄疾不知謀

入襲蔡

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

蔡公棄疾與子于子皙共盟于

鄧

楚公子比

子

公子黑肱

子

公子棄疾

蔡公

蔓

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

之徒

四族遠氏許圍蔡洧蔓成然

以入楚殺太子祿及公

子罷敵

二子皆靈王子

公子比為王公子黑肱為令

尹公子棄疾為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

于乾谿而遂告之

從乾谿之師告使叛靈王

且曰先歸復

所後者劓

劓音义截鼻也

師及訾梁而潰

靈王還至訾梁而衆

散

王聞群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

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

無子知擠于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

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

聽國人之所與

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

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

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

焉子革乃歸于楚棄王而歸王汭夏將欲入鄢漢

別名順流為汭芋申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

再奸王命謂斷王旌執人於章華宮王弗誅惠孰大焉君

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

闞以歸棘里名闞門也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芋尹申

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觀從謂公子

比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公子比曰

余不忍也觀從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也乃

行恐禍及已先去以避之先國每夜駭曰王入矣相恐以靈王也

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棄疾設計以危

動國人將以迫脅二子也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公子

比公子皙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

司馬謂棄疾也許言已殺棄疾以恐之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

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為謀又有呼而走至

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不書弒君位未定也丙辰棄

疾即位名曰熊居是為平王平王封陳蔡立陳惠公吳蔡

平公復遷邑九年遷許于夷遷方城致群賂

始舉事時所許施舍寬民宥罪舉職廢官

他年芋尹申亥以王極告乃改葬之初靈王

卜曰余尚得天下尚庶幾也不吉投龜詬天而呼

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區區小余必自取之

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共王無冢

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群望

星辰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

徧以璧見於群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

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

巴姬共王妾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從長幼康

王跨之過其上靈王肘加焉子于子皙皆遠之

平王弱抱而入拜拜皆厭紐微見璧紐鬪韋

龜屬成然焉知其將立且曰棄禮違命楚其

危哉弃立長之禮違當璧子于歸子于在晉

公命召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于其濟乎對

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

宣子謂棄

疾親恃子干同惡楚子如市賈同利以相求○賈音古

對曰難無與同

好誰與同惡

言棄疾本不與子干同好則亦不得同惡

取國有五

難有寵而無人一也

寵須賢人而固

有人而無主二

也

雖有賢人當須內主為應

有主而無謀三也

謀策

有謀

而無民四也

民衆

有民而無德五也

四者既備當以德成

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

謂無人

晉楚之士從子干游者皆非達人

族盡親叛可謂無

主

無親叛在楚

無釁而動可謂無謀

召子干時楚未有大釁

為羈終世可謂無民

終身羈客在晉是無民

亡無愛徵

可謂無德

楚人無愛念之者

王虐而无忌

靈王暴虐無所畏忌

將自

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弑舊君誰能濟之

言楚借君子干以弑靈王終無能成

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

蔡城外屬焉

時穿封戌既死棄疾以蔡公兼領陳事城外方城外也屬服屬

也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

不以私欲違民事

民無謗心先神命之

先神謂群望

國民信之芋姓

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當壁有

民二也民信令德三也無苛寵貴四也貴如

居常五也棄疾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

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

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位不其寵棄矣

子干之母先亡民無懷焉非令國無與焉無內將何

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皆庶對曰

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衛姬齊有鮑叔

牙賓須無隰朋以為輔佐有莒衛以為外主

齊桓出奔莒衛有舅氏之助有國高以為內主國氏高氏齊上卿

從善如流下善齊肅齊肅也肅敬也不藏賄清不從

欲也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

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

學而不貳言篤生十七年有士五人狐偃趙衰顛頡

魏武子司空季子五士從出有先大夫子餘趙衰子犯狐偃以

為腹心有魏犢賈佗以為股肱有齊宋秦楚

以為外主

齊妻以女宋贈以馬楚子享之秦伯納之

有樂卻狐先

以為內主

謂樂枝卻穀狐突先軫也

亡十九年守志彌篤

惠懷棄民

惠公懷公不恤民也

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

民無異望

獻公之子九人唯文公在

天方相晉將何以代

文此二君者異於子干

傳言子干所以蒙弑君之名棄疾所以得

國

吳滅州來

吳滅州來令尹子旗

即蔓成然

請伐吳王弗許曰

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脩守備未定國家
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
姑待之○昭十四年夏楚子使然丹簡上國

之兵於宗丘

上國在國都之西西方居上流故謂之上國宗丘楚地

且

撫其民分貧振窮

分與也振救也

長孤幼養老疾收

介特

介特單身民也收養不使流散

救災患有孤寡

寬其賦稅赦

罪戾詰姦慝舉淹滯

淹滯有才德而未叙者

禮新叙舊

新羈

祿勲合親

勲功也親九族

任良物官

選賢而任之量宜而

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

兵在國都之東者

亦

如之

如然丹

好於邊疆

好四鄰

息民五年而後用

師禮也

○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不知度

有佐

立之德不知節度

與養氏比而求無厭

養氏子旗之黨養由基之

後

王患之九月甲午楚子殺鬬成然

即子旗

而

滅養氏之族使鬬辛居郢以無忘舊勲

辛子旗之

子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昭十七年

吳伐楚戰于長岸楚司馬子魚

公子鮒也先

死

死於敵

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

餘皇舟名

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

盈其隧炭

隧出入道置炭以防吳人

陳以待命

隨人結陳以守舟待

楚命

吳公子光請於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

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

藉衆力以

取舟

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曰我

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

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昭十九年春楚工尹赤赤工尹名遷陰於下陰楚陰

縣令尹子瑕城郟子瑕楚穆王曾孫叔孫昭子曰楚

不在諸侯矣其僅自完也遷陰城郟皆欲以自完守以持

其世而已保持一世無遠謀也○楚人城州來十三年吳滅州

來今就城而取之沈尹戌曰楚人必敗戌莊王曾孫葉公諸梁之

也昔吳滅州來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

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侍

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戌

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

其性而無寇讎今官室無量不節用民人日駭

有寇讎勞罷死轉不務德忘寢與食不樂性非撫之

也傳言平王所以不能霸

伍員奔吳

楚子之在蔡也為大夫時聘于蔡鄖陽封人之女奔

之鄖陽蔡邑封人掌封疆之官○鄖古闐反生太子建及即位使

伍奢為之師奢伍舉之子費無極為少師無

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室妻也王為之聘

于秦無極與逆無極往秦女勸王取之正月楚夫

人羸氏至自秦王自取之故稱夫人○楚子為舟師以

伐濮南夷也費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邇

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

襄城有城父縣而寘大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

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大子建居于城父令

尹子瑕聘于秦拜夫人也為明年譖大子張本改為夫人遣謝

秦昭二○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

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為猶宋鄭也齊晉又交

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其謀已成王信之問伍

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謂納建妻何信於讒王

執伍奢忿其言切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大子○時奮

揚在楚使往殺之未至而使遣之知大子寃故奮揚私令大子去三

月大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

春秋左傳卷四

九十一

錢選

已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奉初命以周旋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再犯王命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使為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

父棠君尚

尚伍奢之長子為棠邑大夫

謂其弟員曰爾適

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遠

言已智不如員

我能死爾能

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為戮

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

尚度功而

行仁也

員擇任而往知也

員知死不辟勇也

尚父不可棄

俱去為棄父

名不可廢

俱死為廢名

爾其

勉之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肝

食乎

言將憂及楚國不得早食

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

楚之利於州于即吳王僚吳公子光曰是宗為戮

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欲光

弑僚不利用員以舉事余姑為之求士而鄙

以待之計未得用故進勇士以乃見鱗設諸

焉而耕於野二十七年光果

吳人伐州來

昭二十三年吳人伐州來楚遠越帥師令尹子瑕

故遠越攝其事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

鍾離子瑕卒楚師燔令尹子瑕以疾卒軍主

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

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

其愛雖小必濟軍事尚威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

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三國雖不狂

不盡力以上六國皆從楚救州來者楚令尹死其師燔帥賤多

寵政令不一帥賤遠越非正卿也軍多七國

同役而不同心七國楚頓胡楚可敗也若分

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

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

備薄威示之不整以誘之後者敦陳整旅敦厚也吳子

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七月二十九日違兵忌以晦戰者擊楚所

不意也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囚徒不習

戰以示不整三國爭之吳為三軍以繫於後中軍

從王從吳王光帥右掩餘帥左掩餘亦吳王壽夢子吳之

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

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

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謀而從之三國奔三國許蔡頓

頓楚師大奔○楚太子建之母在鄭召吳人

而啓之太子建既廢其母亦歸於鄭鄭在楚東北故得召吳人冬十月

甲申吳太子入鄭太子王僚之子也取楚夫人與其

寶器以歸司馬遼越追之不及曰亡君夫人

不可以莫之死也乃縊而死

楚囊瓦為令尹城郢

楚囊瓦為令尹

囊瓦子囊之孫子常也代令尹子瑕

城郢

遺言已築郢城矣今

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

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

德及

遠天子卑守在諸侯

若卑則四夷交侵藉中國諸侯為守

諸侯

守在四鄰

鄰國為守

諸侯卑守在四竟

裁自慎

慎

其四竟結其四援

結四鄰之國為援助

民狎其野

狎安習也

三務成功

春夏秋三時之務

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

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

之不獲能無亡乎

不獲守其四竟

昔梁伯溝其公宮

而民潰

在僖十八年

民棄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

疆場脩其土田險其走集

走集邊竟之壘壁

親其民

人明其伍候

使民有部伍相為候望

信其鄰國慎其官

守守其交禮

交接之禮

不僭不貪不懦不耆

懦弱也耆

也強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若敖蚡冒

至于武文

四君皆楚先君之賢者

土不過同

方百里為一同言未

滿一

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

方千里為圻

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吳滅巢及鍾離

昭二十四年 楚子為舟師以畧吳疆沈尹戌曰此

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

之吳踵楚而疆場無備邑能無亡乎楚王帥

師及圍陽而還楚地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

遂滅巢及鍾離皆楚邑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

始於此在矣王一動而亡二姓之師謂巢及鍾離大

也夫幾如是而不及郢

楚子居卒

昭二十六年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

子西平王庶長子曰大子壬弱壬即昭王其母非適也

王子建實聘之昭王母非適夫人本建所聘秦女平王奪之者子西

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

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廢適立庶

是亂楚國之正言王子建聘之是彰平王之惡國有外援不可瀆也

王乃秦甥王有適嗣不可亂也王乃夫敗親速讎

不立秦出是敗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

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

懼乃立昭王名王後改名軫

子常殺費無極

昭二十七年卻宛直而和卻宛楚左尹以直事君以和接衆國人

說之鄢將師為右領鄢將師楚大夫右領官名與費無極

比而惡之惡卻宛令尹子常即囊瓦賄而信讒無

極譖卻宛焉卻宛自殺盡滅卻氏之族黨殺

陽令終陽令終令尹子瑕子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楚大夫皆

卻氏之黨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鄢氏費氏自以為

王專禍楚國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蒙欺也令

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楚卻宛

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進胙凡國中祭

祀也謗詛也盖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

詛之於鬼神與中廐尹陽令終也盖令莫知其罪而

子殺之以興謗讟至于今不已戊也惑之仁

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為也今吾子殺人以興

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

莫不知去朝吳在十五年出蔡侯朱在二十一年喪大

子建殺連尹奢在二十年連尹奢即伍奢屏王之耳目使

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恭儉有過成莊無

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不能如成莊之得諸

侯以近無極故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三不辜卻氏陽

氏晉陳氏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鄆將

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

三族在位素無愆過吳新有君吳子光新立疆場日駭楚國

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

子愛讒以自危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

圖九月己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鄆將師盡滅

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

三師肄楚之計

昭三吳子光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二十

年員嘗言伐楚之利於吳王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

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

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

為三師以肄焉肄習也迭出一師至彼必皆

至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罷敝於道亟肄

以罷之亟數也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

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諸侯會于皐鼬

定公三年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以如楚佩佩玉也獻

一佩一裘於昭王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

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成公唐惠侯之後有兩

肅爽馬子常欲之肅爽駿馬名其毛如練弗與亦

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飲先

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

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佩裘皆獻不言裘蒙上文

明日遣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

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自誓若復渡漢當受禍明如大川蔡

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焉而

請伐楚定四年春三月劉文公王官伯也合魯

公定晉侯定宋公景蔡侯昭衛侯靈陳子懷

喪鄭伯獻許男斯曹伯隱莒子郊邾子隱頓

子胡子滕子頃薛伯襄杞伯悼小邾子齊景

國夏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於蔡侯

弗得言於范獻子離間伐楚之計乃辭蔡侯晉於是

乎失諸侯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子行敬子

衛大曰會同難難得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嘖至

也煩言忿爭其使祝佗從祝佗大公曰善乃

使祝佗祝佗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

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共二職徼大罪也且

夫祝社稷之常隸也隸賤官也社稷不動祝不出

竟官之制也社稷動謂國遷君以軍行被社爨鼓出師

春秋實錄卷四

二百七

錢選

先有事祓禱於社謂之宜社於

是殺牲以血塗鼓鞀為樂鼓 祝奉以從社奉

也 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謂朝會

君行師從

二千五百人

卿行旅從

五百人

臣無事焉公曰行也

及臯鼬

將

將長蔡於衛

欲令蔡先衛歆

衛侯使祝佗

私於長弘曰聞諸道路蔡將先衛信乎長弘

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祝佗

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

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

尹天下

尹正也

於周為睦

以盛德見親厚

分魯公以大

路大旂

魯公伯禽也大路謂金路賜同姓諸侯車也交龍為旂周禮同姓以封

夏后氏之璜

璜美玉名

封父之繁弱

封父古諸侯也繁弱大弓

名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

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

醜衆也

以法則周公用卽命于周

卽就也使六族就周受周公之法制

是使之職事于魯

共魯公之職事

以昭周公之明德

分之土田陪敦

陪增也敦厚也

祝宗卜史

大祝宗人大卜大史

春秋左傳卷四

一百八

錢選

凡四備物典策典策春秋之制官司彝器官司百官也彝器常

器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墟

分康叔衛之祖以大路少帛績棧旃旌少帛雜帛也績

棧大赤取染草名也通帛為旃析羽為旌○績七見反棧步履反大呂鍾名殷

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

氏封畛土畧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塗畛

所經也畧界也武父衛北界圃田鄭藪名取於有閭之士以共王

職有閭衛所受朝宿邑蓋近京畿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

之東蒐為湯沐邑王東巡守以助祭泰山聃季授土聃季周公弟司

空陶叔授民陶叔司徒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

啓以商政疆以周索皆魯衛也啓開也居殷故地因其風俗開用其

政疆理土地以分唐叔晉之祖以大路密須之

鼓密須國名闕鞏甲名沽洗鍾名懷姓九宗職官五正

懷姓唐之餘民九宗一姓為命以唐誥而封

於夏虛啓以夏政亦因夏風俗疆以戎索大原

近戎而寒不與中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

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甚間王室

甚毒也周公攝政管叔蔡叔開道紂子祿父以毒亂王室○甚音忌王於是乎

殺管叔而蔡讀作察放也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

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已卿

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命為蔡侯若之何其使蔡

先衛也武王之母第八人周公為大宰康叔

為司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五叔

管叔鮮蔡叔度成叔武霍叔處毛叔聃也曹文之昭也文王子與周公異母

晉武之穆也武王子曹為伯甸非尚年也以伯爵居

甸服言小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為踐

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

踐土召陵二會經書蔡在衛上霸主以國大小之序也祝佗所言蓋盟軟之次其載

書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畧

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長弘說告劉子乃長

衛侯於盟反自召陵鄭子大叔未至而卒晉

趙簡子為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

在昭二十五年

夫

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

同無敖禮無驕能無復怒

復重也

無謀非德

非

謀也無犯非義

傳言簡子能用善言所以遂興

吳入郢

伍員為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卻宛也

在昭二十

七年伯氏之族出

伯州犁之族以黨卻氏出奔

伯州犁之孫

嚭為吳大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

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

為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

汭

吳乘舟從淮來過蔡而舍之

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

戍謂子常曰子汭漢而與之上下

汭綠也綠漢上下渡

使勿渡

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

以方城外入毀吳所舍舟

還

塞大隧直轅冥阨

戍欲毀舟使不得由水道而遯且還兵塞其漢東大

隧直轅冥阨三險道使不得由陸道而遯

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

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

黑楚

武城大夫也

曰吳用木也

木錐

我用革也

革堅

不

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

好司馬

史皇楚大夫司馬沈尹戌

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

城口而入

城口三險道之總名

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

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三戰子常知不可欲

奔

知吳不可勝

史皇曰安求其事

求知

難而逃之

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

言致死以克吳可以

免貪賄致寇之罪

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

吳楚二師皆布陳于柏舉

闔廬之弟夫槩王辰請於闔廬

曰楚瓦不仁

瓦子常名

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

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

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

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

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

吳從楚師及清發

清發水名

將擊之夫槩王曰困

獸猶鬪况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

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鬪心矣半濟

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五戰及郢楚子取

其妹季芊畀我以出涉睢季芊畀我皆鍼尹

固與王同舟鍼尹固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

燒火燧繫象尾使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以

赴吳師驚却之子山處令尹之宮子山吳夫槩王

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入令尹宮也

以不能左司馬戍及息而還息汝南新息也

遂克

敗吳師于雍澨傷司馬先敗吳初司馬臣闔

廬故耻為禽焉司馬嘗在吳為臣謂其臣曰

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句卑吳人臣賤可乎

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失不知子賢可哉三

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到而裹

之句卑布陳其裳司馬自到藏其身而以其

首免傳言司馬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入

夢澤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

受之中肩王奔郕鍾建楚大夫負季芊以從郕

公辛之弟懷將弑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

子不亦可乎辛蔓成然之子鬪辛也昭十四年楚平王殺蔓成然辛曰

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

讎遠疆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

廢祀非孝也弑君罪應滅宗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

是余將殺女鬪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

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

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胤之胤匿藏也周

室何罪君若惠顧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

獎成也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

公宮之北隨公宮也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子期昭王

之兄公逃王而已為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

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

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

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

一人楚王若鳩楚竟鳩安集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王

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當心前割取血以盟示其至心不敢

負隨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包胥楚大夫也其亡也謂

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復與覆同申包胥曰勉之

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

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荐重

也謂連食不已言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

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

君疆場之患也吳有楚則與秦鄰逮吳之未定君其

取分焉與吳共分楚地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

君靈撫之撫存息也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

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

在草莽未獲所伏伏猶處也下臣何敢即安立依

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

秦哀公為之賦無衣義取與子同仇九頓首而坐無衣

三章章秦師乃出定五年申包胥以秦師至

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

五百乘三萬七千五

百人大敗夫槩王于沂吳人獲遠射於柏舉

射遠

楚大其子帥奔徒

奔徒楚敗散之卒

以從子西敗吳

師於軍祥

軍祥楚地

吳師敗楚師于雍澨秦師又

敗吳師吳師居麋

麋地名○麋九倫反

子期將焚之

欲焚

師吳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

可

前年楚人與吳戰多死麋中暴骨未收子西恐焚吳師并及楚人之尸故以為不可

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

言焚吳復楚則祭祀不廢

豈憚焚之而大戰吳師敗

又戰于公壻之谿

楚地名

吳師大敗吳子乃歸

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

諸梁司馬沈尹戌之子葉公子高也吳入楚獲后臧之母楚定臧弃母而歸

葉公

終不正視

不義之也

○楚子入于郢初鬬辛聞吳

人之爭官也

即鄭公辛

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

和則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

吳在楚爭則平

素無法律故知其國必有亂

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

定得其國

而安定之也

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曰

成曰水名在江夏竟

陵縣藍尹亶

楚大夫

涉其帑

渡其妻子

不與王舟及寧

寧安定也

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

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

惡過

也志前失國之過

王賞鬪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

鬪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鬪懷

九子皆從王有天功者

子西曰請舍懷也

以初謀弒王也

王曰大德滅小怨

道也

終從其兄免王於難是大德

申包胥曰吾為君也非

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

為諸

子旗蔓成然也以有德於平王求欲無厭平王殺之在昭十四年

遂逃

賞王將嫁季芊季芊辭曰所以為女子遠丈

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王之在隨也子

西為王輿服以保路國于脾洩

脾洩楚邑也失王恐國人

潰散故偽王之車服立國于脾洩之邑以安道路人心

聞王所在而後

從王王使由于城麋

築城於麋

復命子西問高厚

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

言自知不能當辭勿行

城不

知高厚小大何知

言所知何事

對曰固辭不能子

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

受其戈其所猶在祖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

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

傳言昭王所以復國有賢臣也

○

定

六年四月己丑吳太子終纍

闔廬子夫

敗

楚舟師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于

繁揚

陵師陸軍

子西喜曰乃今可為矣

言知懼而後可治

而

於是乎遷郢於都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

傳言





原件短缺

P118 石缺

